

【时代经典】



我怎样飞向了 自由的天地

插图典藏本

丁玲◎著

第1410号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

第1410号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

第1410号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

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

丁玲 著

中国画报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 / 丁玲著. — 北京: 中

国画报出版社, 2015. 7

(插图典藏本)

ISBN 978-7-5146-1139-7

I. ①我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现代
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71021号

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

丁 玲 著

出版人: 于九涛

责任编辑: 罗平峰

责任印制: 焦 洋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: 100048)

开 本: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: 8.25

字 数: 185千字

版 次: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定 价: 30.00元

总编室兼传真: 010-88417359 版权部: 010-88417359

发 行 部: 010-68469781 010-88414683 (传 真)

关于作者

丁玲（1904—1986），原名蒋伟，字冰之，湖南临澧人，现代女作家。主要作品有：小说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《水》《母亲》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等；散文《五月》《秋收的一天》《风雨中忆萧红》《中国的春天》等。其中，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获斯大林文学奖。

丁玲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，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。1922年初赴上海，1923年经瞿秋白等人介绍，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。1927年开始发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。1930年5月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1931年出任“左联”机关刊物《北斗》的主编，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，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3年5月，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，拘禁于南京。1936年9月，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，丁玲逃离南京，奔赴陕北，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，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丁玲曾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、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。20世纪50年代，她两次遭受极“左”路线的残酷迫害，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又被投入狱5年。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。

1986年3月4日，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2岁。

不简单，“丁玲这个人”

丁玲（1904—1986），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、散文家，原名蒋伟，字冰之，除丁玲外，还使用过彬芷、丛喧、T.L、晓菡等笔名，湖南临澧人。幼年时，父亲病逝，随母亲辗转就读于长沙周南女子中学、岳云中学等。1922年到上海，进入平民女子学校。1923年，进入上海大学，受茅盾（沈雁冰）、田汉、瞿秋白等文学家和革命家影响较深。1925年到北京，结识胡也频、沈从文等。1927年，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《梦珂》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等成名作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。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开始从事左翼革命文学运动，主编《北斗》等杂志。1932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担任“左联”党团书记等职。1933年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，囚禁在南京。1936年，她经多方营救获得自由，奔赴延安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她曾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，在军队从事战地文化宣传工作，后主编《解放日报》文艺副刊，创作了《“三八节”有感》《在医院中》等一批引起争议的作品。20世纪40年代后期，参加史无前例的解放区土地改革，并以这段生活经历为题材，创作了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担任过《文艺报》《人民文学》主编，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等职务。1957年被划为“右派”，下放到北大荒劳动，遭到粗暴批判和迫害。20世纪80年代后，有关部门逐步为她恢复了名誉和政治待遇，撤销了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笼罩在她身上的种种诬蔑和不实之词。

丁玲的一生，是坎坷曲折、充满磨难的一生，也是多姿多彩、丰

富复杂的一生。她的散文，反映了她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，表现了她对人生、对世界、对历史的感悟和思索，在抒情、记人、叙事等方面，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。《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》，可以看作丁玲的生命宣言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“五四”新文化思潮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青春的现代精灵，如何在反抗陈旧、僵死的生活秩序中，挣脱旧制度和旧观念的束缚，飞向她理想中的“自由天地”，开始了自己创造自己的生命历程。而《仍然是烦恼着》《五月》，则可以看作她进入了“自由天地”之后的苦恼和迷惘。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，上海的全景和总体性质，事实上完全超出了个人直接的感性经验所能把握的范围，《五月》用报纸拼贴式的写法，对此作了鸟瞰式的透析，写法大胆、别致而新颖，创造了一种把握现代大都市生活全景的认知方式。

从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来看，丁玲延安时期的散文创作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。最初阶段，是对延安“新生活”的充满了激情的歌颂和赞美。《秋收的一天》以叙事为主，却有着阳光下的热闹、喧嚷，以及色彩斑斓的画面感，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气息。《战斗是享受》一气呵成，完整、饱满、结实，洋溢着充沛的感情和富于时代特色的人生哲理，在雄浑的大自然力量里，领悟人的崇高，人的伟大。这两篇作品中的丁玲，仍然是早年那个凭借着理想主义信念和青春的生命激情，不顾一切向“自由天地”奔跑着、飞翔着的丁玲。相形之下，《“三八节”有感》则多了些历史的复杂性，把青春的生命激情，转化成了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胆识，作者对延安“新生活”的认识更丰富，也更深邃了。这篇作品发表后，很快受到了粗暴的大批判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又再次被抛出来，接受更粗暴、更具侮辱性的“再批判”，给丁玲带来了极大的伤害。

但是，粗暴的大批判并没有改变丁玲，没有动摇她对“自由天地”一如既往的追求，对“新生活”的热烈向往。《中国的春天》，就是她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“新生活”充满激情的赞美。写法上，和早年的《五月》一脉相承，情感基调，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划时代的巨大变化，重新在丁玲的散文创作中，投下了自己的影子。随后的《“牛棚”小品》等，则当然是另一种“新生活”，另一个“新时代”的记录，一种特殊的当代“中国经验”。到这里，丁玲完成了她“追求——挫折”的第三次人生循环。

丁玲的一生，就是不断追求光明，义无反顾地向着“自由天地”飞翔，而后跌进黑暗，而后又开始一轮新追求、新飞翔的一生。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人生信念，在她身上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洒。她的散文，因此总是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青春的生命激情，充满了色彩斑斓的阳光感，给人以鼓舞，给人以力量。

一个人不会，也不可能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向警予、鲁迅等人的影响，与瞿秋白、萧红等人的交往，既影响甚至形成了丁玲的人生道路，又是她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丁玲的一生，因此而在很大程度上，变成了一部现代女性的生活史，现代中国社会变迁史，甚至革命史。她的怀人系列散文，和叙述个人生命最隐秘一段经历的《魍魉世界》，就是“丁玲这个人”坎坷、复杂、丰富，以及因此而那样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的记录和反思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丁玲散文的魅力，不仅仅是艺术的魅力，更多的，是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魅力，是“丁玲这个人”的魅力。

目 录



- 1 /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
- 6 / 仍然是烦恼着
- 9 / 五月
- 15 / 我的自白
- 21 / 秋收的一天
- 31 / 战斗是享受
- 34 / “三八节”有感
- 39 / 中国的春天
- 50 / “牛棚”小品
- 64 / 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
- 70 / 鲁迅先生于我
- 90 /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
- 121 / 风雨中忆萧红
- 127 /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
- 150 / 魍魉世界

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

我出生的家庭，是一个没落的望族，这种家庭对于人一点好处没有。好容易我母亲冲到了社会上来而且成为一个小学校长。我也完全由我母亲的教育而做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生。但我的母亲由于环境和时代的限制，她的思想也不过要使得我将来有谋取职业的本领，不至于在家里受气，和一个人应该为社会上做一番事业。我自己呢，完完全全是一个糊涂的小孩子，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思想，顶满意自己的环境，觉得自己很聪明，校长、教员、同学都喜欢我。可是这时忽然来了“五四”，“五四”的思想在那时因为我的年龄和知识都够不上接受什么，没有什么直接影响，但对于我的前途却有了很大的关系，我之所以有今天，实在不能不说是“五四”的功劳。

“五四”那年，我正在桃源女师预科读书。这个学校以前没有过什么社会活动。但“五四”的浪潮，也冲击到这小城市了。尤其是里面的一小部分同学。她们立刻成立了学生会，常常带领我们去游街、讲演、喊口号。我们开始觉得很茫然，她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呢？

却也跟在她们的后边，慢慢我有了一个思想：“不能当亡国奴。”她们那时在学校里举行辩论会，讨论很多妇女问题、社会问题。教员很少同情她们，同学们大多数赞成她们。我很佩服其中的两个同学：杨代诚和王剑虹。可惜由于我那时班次低，年龄小，没有同她们在一起，然而只要有机会我就表示了我的态度。譬如有一次她们讲到女子剪发，同教员们做了很激烈的论争，教员讲话时，我们不鼓掌；王剑虹一讲话，我们就鼓掌。会后许多人都把辫子剪了，我也不假思索地跟着做。现在剪发是太平凡了，而且成为当然的现象，但那时却是件大事。我们因为没有辫子，四处遭受冷嘲或责骂。后来她们又办了一个贫民夜校，看见我喜欢活动，叫我去教珠算，学生们看见我比讲台的桌子高不了多少，都叫我“崽崽先生”。

这一群同学当时是我的指路明灯，她们唤起我对社会的不满，灌输给我许多问号，她们本身虽没有给我以满意的答复，却使我有追求真理的萌芽。后来我又随着王剑虹、杨代诚到了上海，她们把我领到广大的领域里。我们做了很好的朋友，茅盾先生在《丁玲传》里说到她们。现在让我纪念早死的剑虹，和致意活在南方的一知吧（一知即杨代诚）。

我的母亲是在常德，当时她如何受到“五四”的影响，我不大清楚。总之，当我暑假回到家时，我的母亲便同我谈到转学问题，她觉得一个人要为社会做事首先得改革这个社会，如何改革这个社会是今天必求的学问。一般的师范中学的课程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她说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要进步得多，那里面有新思想。于是母亲自己把我送到长沙，把我托付给她一个旧同学陶斯咏先生了。一年半以后，我母亲又放手让我随王剑虹到上海去，也基于这种思想，她要使我找着一条改革中国社会的路。

后来她自己找到了这条路，她完全同意我，我们不只是母女关系，我们是同志，是知己。从那时离开她二十多年，我都在外奔波，她从没有后悔，而且向往着我的事业，支持我。我的母亲呵！你现在生活怎样？我们被反动者们封锁了，隔绝了，你无依无靠，但是你会挣扎的，你的生命力是强盛的。中国今天已经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，中国的道路和我的道路都已经很明白的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了，这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，多少先烈在前面牺牲了，他们的血，和我们的奋斗不是白费的。母亲呵！你愉快吧！祝福你健康地活在人间，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再见的。母亲！

进了周南之后，幸运的是我那一班的国文教员陈启明先生是全校最进步的人物。我们那时把他看成一个神圣的人物。他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，同当时即在湖南有名的毛泽东同志是同学。他订了许多的外边的杂志报纸，他在那些文章上用朱笔画上圈交给我们读，读不懂他便讲解。很多《新青年》上的文章成了教材。我们同学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别的功课，喜欢谈论问题，反对封建的一切制度成为那时主要的课题。我在这种空气之中，自然也就变得多所思虑了，而且也有勇气和一切的旧礼教去搏斗。当我再回到家里的时候，首先我废除了那些虚伪的频繁的礼节，公开指斥那些腐化生活，跟着也得着我母亲的帮助把婚约解除了。大家都认为我是大逆不道，都责备我母亲对我的放任，可是我是多么骄傲。陈启明不只在思想上替我种下某些社会革命的种子，而且是多么鼓励我从事文学。在进周南以前，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，我便读过很多的小说，可是我的作文总不十分好。因为是用文言作文，有时还要我作四六文呢。陈启明介绍我读了许多新小说，新诗，我那时即读胡适的文章、诗和他的

翻译小说，读康白情的诗，读秋瑾的《秋风秋雨愁煞人》，翻译小说《最后一课》、《二渔夫》等是我最喜欢的。当然那故事的情调，写普法战争，法国感到快要亡国的痛苦，是深合于那时我们的情绪的。于是我便学着写，写诗，写散文，还写过一篇小说，有两首小诗刊载在陈启明等编辑的《湘江日报》上。这些东西当然是非常幼稚，算不得什么写作，不过却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，使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，我会想起用一支笔来写出我的不平，和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抗，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。一直到现在，使我有这支笔为中国人民服务，陈启明先生给我的鼓励是有作用的。

陈启明因他的思想“过激”，而被解聘，我们感到很大的难受，我随着几个年长的同学又跑到一个男子中学去读书。这时这几个同学因为年龄和知识都比我较大较高，大家都感觉到在这个学校里也学不到什么，她们便离开了学校，准备自修。我呢，总觉得要向一个更遥远的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。恰巧王剑虹从上海回来了。她向我宣传陈独秀、李达他们在上海要办一个平民女子学校，她邀我一起去。我又得着我母亲的赞助，抱着满腔幻想到上海去了。自然，我并没有一下便找着光明大道，我打过几个圈子，碰了许多壁才走上正确的路的。但从这时我却飞到了一个较广阔，较自由的天地。我是放任过我自己，勇敢翱翔过，飞向天，被撞下地来，又展翅飞去，风浪又把我卷回来。我尽力回旋，寻找真理，慢慢才肯定方向，落到实际。我虽没有参加“五四”，没赶得上，但“五四”运动却影响了我。我在“五四”浪潮极后边，它震动了我，把我带向前边。

1946年5月为《时代青年》写



1946年春，丁玲在晋察冀边区张家口市东山坡寓所。

仍然是烦恼着

看了这题目的读者们，请为我放心，我是找不到一些动人的牢骚来为这题目加解释的。说不要这样写也成，因为我的原意只图骗过自己，减少一点责难。要说清这原意，却不能不稍费一点笔墨呢。

说“烦恼”就是很使我厌着的一种话头，我其实是很不幸的，我不能写一些漂亮话，向人解释自己是一个很倒霉，很可同情的人。从前还学忍耐，把自己得来的一些刺激，一些伤心不平，放在自己心上生自己的气，然而现在，我把这一切都看得平淡了。我不会为那些善意的笑而感激，因为那隐藏在笑里面的一些东西，我已很熟悉了，连一笑也不能从我这里博去。对社会，我已没有梦想，就是说我不会再生烦恼。自己既不能把自己放逐到原始的野人中，又不能把自己锻炼成一架机器，自然地在这时代的轴中转着。但我天生的惰性，很会延搁，不让有时间来触着这不能解决的矛盾。

话是似乎夸大得把自己说得比一个出家人还无憎无恨了。然而真的，人却仍然是烦恼着。不知为什么，一些些毫不关己的事，却无理地会引咎到自己身上，为了这，自己总是不安。譬如朋友的弟弟来了，明知道他来的目的，但自己的钱袋正空着，只好留心又留心，莫把话头引到上电影院去。看到他茫然地走后，又懊悔起来，应该把他留下，或者去向房东的娘姨想法先借一点，于是跑下楼去追，但连孩子的后影也不见了。心里就从此难过，又想不出补救的方法；因为想不出补救的方法，难过就延长了。有时见到别人生气，又摸不着头脑，心里也不安起来，以为是自己给人不快活了。那抱歉的心，比自己真的给人恼了更甚的。觉得只要别人快点好，不要生气，就把臂膀露出来，给人打几拳都好点。然而别人又不肯这样，所以以后不拘什么时间，自己还是以为曾触忤了人而负咎。这种只令人觉得迂腐可笑的一些自找的烦恼，明知别人在笑，自己仍不知所以，一遇到有这烦恼的机会，就仍然被窘迫的烦恼着。

近来这烦恼一天多似一天地压了下来，弄得自己更不知怎样才好。听说书快出版了，就向许多未来的读者们抱着歉意，又觉得对那些真真勉励我写文章的人不起，怕他们因为我把自己都信不过的一些东西汇集起来刊印而灰心。又担心书铺在我这本书上赔了钱……甚至看到别人扯谎，自己也难过，好像自己骗了人一样感到羞惭。因为如此，连时间，连思想，似乎都不为自己所有，被一些无谓的烦恼缠住了。而四处的责难更麇集拢来，朋友来信说忘记了他；家里又疑心我病了。答应了别人的稿子，不能偿还，听说预告登了出来，就连报也不敢看。别人是真不知道我的焦急和负咎的。书桌边，枕头边常常发现“第五次了，我告

你，今天等你交了卷才发稿”的纸条，甚至“你对我都如此，真使我灰心”的纸条也见过。我只好说，若是有人知道我的苦衷，他是宁肯拿了皮鞭来打我而不向我那样说的。

今天呢，今天的情形更不同了。我一起身，频就把房子扫过，又抹过。调好了咖啡、牛奶，排在我面前。整本的稿纸打开着，在另一页上写



1926年6月17日，胡也频与丁玲在北京合影。

着：“这是我的希望，你知道的。”而且频就是那样笑，那样懂事地据着桌的对方，摆着要写小说的样子。我自然应该快乐，然而一看到稿纸就又烦恼了。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捉住我的思想，去捉住文字来对付频，我只好呆望着他。频看到我不提笔，偏着脸问：“你不写吗？”我真不知怎样才好。我无法，写上一个题目：“仍然是烦恼着”，在无法中，不得不继续写下来，写到这里仿佛可以塞责了，然而我却仍然要说：

“仍然是烦恼着。”

五 月

是一个都市的夜，一个殖民地的夜，一个五月的夜。

恬静的微风，从海上吹来，踏过荡荡的水面；在江边的大厦上，飘拂着那些旗帜：那些三色旗，那些星条旗，那些太阳旗，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。

这些风，这些淡淡的含着碱性的风，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，他们正从酒吧间、舞厅里出来，在静的柏油路上蹒跚着大步，徜徉归去。

这些风，这些醉人的微风，也飘拂在一些为香脂涂满了的颊上，那个献媚的娇脸，还鼓起那轻扬的、然而也倦了的舞裙。

这些风，静静的柔风，爬过了一些花园，飘拂着新绿的树丛，飘拂着五月的花朵，又爬过了凉台，蹿到一些淫猥的闺房里。一些脂粉的香，香水的香，肉的香。好些科长，部长，委员，那些官们，好些银行家，轮船公司的总办，纱厂的、丝厂的、其他的一些厂主们，以及一些鸦片吗啡的贩卖者，所有白色的、黄